



感动

觅食 的母亲

蔡桂顺

我一直想写一写母亲。在我眼里,她就是一个传奇。

母亲娘家在上望薛里村,今年82岁。小时候得益于我那拥有几亩薄地的外公对教育的重视,她一直读到高小毕业,所以至今不仅能读报、看电视,还能写毛笔字,虽写得歪歪扭扭,但是,作为出生于抗日战争前夕的农村老太太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但是在我眼里,母亲最伟大的事是一辈子绞尽脑汁为子女张罗食物的细节。母亲就像慈爱的海燕,总是终日不停飞进飞出给嗷嗷待哺的雏燕喂食。

那时家里穷,父亲种地为生,7个子女,好几个正是长身体年龄,正需加强营养。所以,吃是我家头等大事。这可是母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每天要解决的课题。

母亲常会带我去薛里舅舅家玩,“醉翁之意不在于做客”,实际上是冲着舅舅家配料特别丰富的大碗点心。那时候我们很少能吃上当时的营养品鸡蛋,而舅舅家条件不错,有五间房,所以去他家蹭点心成为补充营养的好方法。

我仁慈的舅妈知道我家家底,每次总给我们做大碗面,面条下面有3个白里透黄的荷包蛋,还有褐色的瘦猪肉和碧绿的菠菜。我妈总是,“肚饿假争气”,一定要把面条分些出来,说自己吃不了。然后她假意一定要“捡”(瑞安话:夹)出来,而舅妈总是执意抓住母亲的筷子不让“捡”,两人争来争去,最后当然是舅妈赢了。母亲虽输了,其实也赢了,她既维护自己的小尊严,又如愿以偿让我吃到3个荷包蛋,然后,又偷偷地从自己碗里夹给我2个。

这样的场景维持在我的整个少年期,且铭记一生,我脑海里至今能浮现两个女人“争夺”鸡蛋的画面。

舅舅家是我母亲蹭饭的重要地点,那里除有荷包蛋和猪肉,还有炒米、寸金枣儿、柿饼……所以三天两头带我去她哥哥家。但是频率太高怕“盯人精”(瑞安话:丢脸),于是母亲便常常转移阵地:去东沿村的她姐姐家。

东沿村那时是瑞安有名的

渔村,我姨父是船老大,每次出海打鱼总是满载而归。除在渔港码头把海产品卖给水产贩子外,还有大量虾蟹鱼儿带回家吃,所以母亲就常带我去东沿村吃海鲜。因为她听说吃鱼可以让孩子更聪明,特别是鱼籽,吃多了打算盘会哗哗哗地响,又快又准。顺便说一句,那时候母亲希望我长大能当村会计。

到了阿姨家,她通常就地取材,拿出海鱼、膏蟹、乌贼干、虾干招待她贫穷的妹妹和跟在后头缩头缩脑的外甥。那时候的海鲜真叫“鲜”——不仅鲜且甜。所以我常常吃得满口是血,因为吃太快,被螃蟹壳、螃蟹脚戳破嘴皮了。吃完海鲜,阿姨还会让母亲带回去一些,通常是螃蟹,于是母亲会毫不客气地多要几只!

除了求助于兄弟姐妹,母亲还会带酒席上的食物回家分给孩子。那时候主人家摆酒,菜品不多,也较普通,但主食较多:年糕、面条、粉干等,好几种,目的是让前来以增加营养为主的饥肠辘辘的农夫农妇们吃饱。而我母亲,则和绝大多数农妇一样,在酒席上迅疾无比地出手,吃饱后,把分到的珍贵吃食:小份螃蟹、几片鳗鲞、几个雪蛤、几块油炸鱼……小心翼翼地放入平时用于擦鼻涕的手帕里,包好,谨慎地装入口袋,回家后给早已翘首等待的孩子们带来无边喜悦,当然,也许会带来一场抢夺食物的“战争”。

这样的记忆也像舅妈家的荷包蛋一样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、青少年时代。

其实母亲觅食的细节还有很多。比如拔甘蔗、兑麦芽糖、烙麦贴锅、炒“蚕豆”(蚕豆),甚至还有炒西瓜籽、冬瓜籽、南瓜籽,以及番薯枣……

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,为了她的7个孩子,在觅食的路上走过千山万水,走过平湖烟雨,走过春秋冬夏……

几十年弹指一挥间,母亲为我们觅食一辈子。如今老了,再无需目光炯炯行走于觅食之路上,但是我们都会铭记她那时为了我们四处张望、毅然而然的背影。

你呢?

时间会老,爱情会枯,岁月会流逝,但母亲的呼唤却永远不会褪色和凋谢。

滂沱大雨,一声响雷在头顶炸开,她无意识地颤抖了一下。母亲的声音透过雨幕传过来,很不真切:慢点,囡儿。等雷响过后再去也不迟。

来不及了!她踩着水花拼命跑向50多米外的车。轰!炸雷、闪电露着狰狞的面孔,似乎要吞噬人间的一切。(摘自2012年6月18日博客《有一种感动叫心酸》)……

这是3年前写的旧文,母亲的形象在雷声中高大挺立,那句“慢点,囡儿”刻在记忆深处,屡屡在我生活受挫时苏醒,给我温暖,唤我勇气。母亲没有文化,年轻时,常被父亲嗤笑为“农村妇女”,虽然她经营的低压电器店比父亲的店还红火。母亲靠自己的善良、诚信赢得长久的客户。

没有文化的母亲愣是把两个儿女都培养成体制内的“公家人”,这是大家始料不及的。

自弟弟在上海成家立业后,母亲便舍不得喊我的名字,怕一喊,我也会远走他乡似的,总是“囡儿、囡儿”地叫,叫得我挺不好意思的。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母亲会成为我笔下的主人公,尽管我写过不少人物,可写自己

“慢点,囡儿”

■金春妙

的母亲总觉得怪不好意思。就好像每天在电脑上敲敲打打,那些变成文章的文字总想藏起来,不愿意被父亲看到。

思念弟弟的母亲便把日子揉进一针一线中,以编织毛衣来减轻思念。好几次见母亲累了,我劝她歇歇:“现在商场上衣服这么多,买一件多好,款式新颖又方便。”母亲总是笑笑,依然埋头编织,见自己编织的衣服穿在家人身上,她脸上乐开了一朵花。

母亲是个很开朗的人,即便是落泪,也总不想示人。记得我出嫁那天,父母亲把我送上轿车,在喧闹的鞭炮声中,我看出母亲眼中的不舍,但她仍然强装笑颜。车子拐弯时,透过车窗,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悄悄拭泪,阳光下的背影是那么落寞。

哦,母亲,她用自己无私的爱、最真实的情,把温暖,把希望,把爱心,把善良,把每一份生命的精彩都传给自己的丈夫和儿女。她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女人!母亲的善良,母亲的理智,母亲的勤劳,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,刻骨铭心,永生不忘。

一次,和朋友同车去温州,得知他母亲身体不好,我也难过。朋友幽幽地说:“如果老天非要带走父母中的一个,我宁愿

父亲先走,因为母亲比父亲扛得住生活的打击,如母亲先走了,父亲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。”我唏嘘不已,深感活得越久越寂寞,为母亲的坚强和隐忍。

去年年底,父亲在夜晚横遭车祸,当即休克。望着父亲头上汩汩涌而出的鲜血,母亲在路边号啕大哭。她一边摁住父亲的伤口,一边在亲戚帮助下将他送往医院抢救,直至次日早上父亲醒过来才告诉我真相。这个没有儿女陪伴的夜晚,母亲独自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和炼狱,我不得而知。康复中的父亲对母亲的依赖加深了,母亲对父亲的疼惜加深了。

如果说父亲的爱像一轮红红的太阳,放射浓烈的光芒,撑起生命的骨骼,那母亲,你的爱,如月光,洒向儿女的清辉里蓄满柔情,淡淡的,深远的,一如那缓缓流淌的血液……

伴随着回忆的,是阎维文的《母亲》: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,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,你爱吃的三鲜馅有人给你包,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

年岁递增,孝心也是有时效的,不要让一个转身便成了光阴的故事!母亲节,常回家看看,听听母亲的呼唤,不论时光多老,母亲的呼唤永远不会褪色和凋谢!

吃好,不要太劳累

钱玉琴

很大的铁锅。而那时母亲还要上班,回来还要做没完没了的家务活。母亲年幼丧父,由于读不起书只上了一年学,她很喜欢读书,但迫于生计辍学。所以,母亲让我们子女都读书,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。那时会有邻居嘲讽母亲说,女儿读什么书呀,去涂摊里捉蟹什么的可以赚钱!

之前觉得母亲只是个家庭妇女,工厂解散后就在家操劳家务,心想自己长大后一定不学她。我一向觉得自己更多地方像父亲做事干脆果断,就连我自己也不曾意识到,我有多么像母亲。

记得3年前,父亲身体不好住院回家,身边的好同学姐妹们就去我家看望。老家涂滩有一店好吃且有名,母亲站在门口大手一挥很豪情地说:今天我请客。当时我就愣了下,我也会做类似的动作。然后,母亲在前面带路,70多岁的老人,走路还是风风火火,遇到有坑的地方,还跳过去。我走在后面,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,觉得那一刻我是多么像她。就连女儿也说,“妈妈说话和外婆很像,不过外婆说话有时比较幽默。”

后来越来越发现自己继承发扬了母亲的优点,比如吃苦耐劳,尽量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情。听母亲说,她在老家养了几头猪。有一次,她去湖里拔一种长在水里像头发一样的水草,一

步步踩在湖壁上,不慎仰到湖里,由于不习水性呛到几口水,幸好被身边一人拉上岸。可妈妈眼看水草不满一担,还是不死心又重新下去拔,那人摇摇头说她鬼迷心窍不要命。走过一个年代,母亲经历了比我们现在的生活更多的艰辛,但她不抱怨,乐观而热情地活着。但母亲的一些优点我还是学不会,她今年76岁了,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干干净净,连厨房也是一尘不染。

爱,是一个过程,在经过学习磨炼,走过长长一段路后,才能真正认识到妈妈的爱。其实,爱就在那,只增不减,弥久恒新。

妈妈常对我说的话是:要吃好,不要乱吃,不要太劳累,保重好自己的身体。朴素的言语背后都是浓浓的爱,盛满了我心里的每个角落,然后我再满满地流给女儿。

